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

經部

禮運第九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字字句句細碎求之

必不能得如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即堯舜之世實求此物安得也但言其至和可致此耳朱子曰

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陳氏皓曰疑子游門

人所記篇首大同小康說則非夫子之言黃氏

震曰篇首意近微近老子然終篇混混為一極多

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

川論治謂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論

人謂天地之心又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五行之秀氣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皆千古名言 黃氏乾行曰運謂氣運氣運在人  
則為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為陰陽造化之流  
通然天時人事相為符應禮樂陰陽相為表裏故  
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  
陽 茄氏城曰以運會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  
而小康其衰也為杞宋為幽厲為幽國庇國僭君  
脅君汙隆升降皆時會為之也以運行言則自分

天地轉陰陽變四時播五行垂而為日星竅而為山川明有制度幽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大一為之也一篇前後義兼兩端

案通篇極言禮之重獨篇首小康之說乃老氏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之意與通篇殊不相應考之家語皆無之惟有禮之所生與天地並不由於而在位則以為殃句與下言偃如此乎禮之急緊相接則此為小戴所攬入竊老莊之說以為高

而不知其繆也辨此一節之繆則通篇粹然無疵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與觀皆去聲下與如意

字喟去魏反又苦怪反太息也逮音代一音代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孔疏郊特牲文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亦

祭宗廟孔疏月令臘先祖五祀總言之皆曰蜡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時孔

子仕魯在助祭之中

孔疏助祭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也觀闕

也

孔疏爾雅觀謂之闕縣法象魏使民觀之故名觀亦名象魏巍巍也巍巍高大也何休云天子兩觀

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之用天子禮也

孔子出廟門往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孔子見魯

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故感而

嘆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

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不言魯事為其太切故廣

言之

孔疏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國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

孔氏穎達曰此明孔子為禮不行而發歎遂論五

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  
喟然而歎一感魯君之失禮一感舊章之廢棄也英  
即禹湯文武三代中之俊異者 方氏憲曰以其無  
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數之言  
三代之為英見五帝之為質也 朱氏申曰言不及  
見帝王之盛而有志焉孔子有帝王之德而不得其  
位故但有志而已 黃氏乾行曰道有升降政由俗  
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若欲回情文兼備之風

反太古無為之治亦非人情但人亡政息故不能不  
惄惄於魯爾

存異鄭氏康成曰志謂識古文孔疏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記志之書披覽可知周禮云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徐氏師曾曰英謂三

代賢臣

案志者心之所之有志乃吾其為東周之意鄭謂識古文孔謂記志之書非也三代之英即下由此其選也意有禹湯文武之君即有皋益伊周之臣徐單指

臣亦偏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

大同

長竹丈反矜讀鰥分音問  
惡烏路反為已之為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

不獨親獨子孝慈之道廣也有所養無匱乏也分猶  
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  
之教也謀不興盜不作尚辭讓之故也外戶不閉禦  
風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 孔氏穎達曰此先明五  
帝時也天下為公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  
是也選賢與能不世諸侯若黜四凶而舉十六相是  
也講信脩睦談說輒有信行習皆親睦也不獨親已  
親不獨子已子使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

年齒壯盛者不愛其力以奉老幼天下之幼者皆獲長養以成人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也男有分者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為歸君上有道嫁無失時也財貨不收錄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正是惡其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己有之者即與也為事用力不憚劬勞正是惡其相欺惜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也謀之所起本為鄙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有乏

必與竊盜焉施有能必位亂賊何作故扉從外闔蓋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所捍拒故從外而閉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呂氏彝曰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內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已而善益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賢而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兆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於朝廷而族黨人人推讓不敢以為己私也

君盡其性於上民盡其性於下不曰大道之行乎

方氏慤曰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為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間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朱氏申曰不獨

親其親孝其親以及人之親也不獨子其子慈其子以及人之子也使老有所終以將化而欲善其終也壯有所用以方剛而欲致其用也幼有所長以尚少

而欲趨於長也天之窮民與廢民發政施仁宜有以  
養之謀閉而不興以力不必為已而同乎無知盜竊  
亂賊而不作以貨不必藏於己而同於無欲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

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知音

音世亦作勢去起呂反案故謀用是作十字當在貨力為已下大人世及上此錯簡耳家語無禮義至兵由此起五十四字及以著其義以下三十七字止有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二

十一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也貨力為已俗狹嗇也大人諸侯也亂賊繁多為城郭溝池以服之也謀作兵起以違大道敦樸之本也教

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由用也用禮義以為治也考成也刑猶則也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康安也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孔氏穎達曰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天下為家父傳天位與子也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其親而子其子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諸侯亦傳位自與家也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為已而興作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為已而發起

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為城郭溝池以自衛  
固也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  
須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為已立功起事不  
為他人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以其時謀作兵起遞  
相爭戰能以禮義成治故為三王中之英選君臣諸  
事有失故並用禮義以為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  
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妻異姓故言和  
又用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有多

少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皆異品也  
著其義以下皆謹禮之事民有失宜用禮裁之民有  
相欺用禮成之民有罪者用禮以照明之民有仁者  
用禮賞之以為則民有爭者用禮講說之使推讓行  
上五德皆示民為常法也若為君而不用此謹禮五  
事雖在富貴之執位衆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  
矣 張子曰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為紀行  
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於小不見其大也

若夫大道之行禮義沛然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為紀六君子生堯舜之時是亦大同聖人成性一之以禮義六君子謹禮所以達其大欲至於大同也 胡氏銓曰下言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 馬氏晞孟曰傳子傳賢皆天之所與非人之所為也五帝三王何與焉老有所終至廢疾有養三王未嘗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立田里五帝之時亦莫不行也孔子傷時

之弊欲復歸於至德之盛故言如此

通論陸氏佃曰與賢與子其義一也不足為時之厚薄然後世一不與子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為時之厚薄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

案此三節為第一段孔子答子游之間以遡帝王之治而歸於禮也自石梁王氏指為非孔子語後儒皆因之然考其所以致訾有二昔王子雍謂禮記所述

孔子之言皆家語文後人見其已見禮記遂於家語除其本文而亦有以已意增改者今攷家語無謀作兵起等語則為後人竄入無疑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已行乎其間特大同之世民風淳穆日行禮而不知至三代乃覺其以禮為教耳以唐虞視羲農則唐虞已覺其文以夏殷視成周則夏殷猶存其樸此皆天地風氣日開人心機智日生之故聖人之治與時為宜正不得高五帝而卑三王也但孔子謂韶盡

善武未盡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有不同則德化淺深亦自有異老莊不知此義謂禮為忠信之薄全不識天秩天叙本原記者見本文有大同字增小康字作對殊失聖人本旨又改去與天地並句與通篇全不照管此記者增改之繆也而細攷注疏則今文又有錯簡孔疏謀作兵起繫承貨力為已文義甚明今文錯簡似禮義為紀乃所以兆謀致兵者則六君子如何又必謹於禮文義并難通矣

此又今文錯脫之繆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設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反下復問  
同治平聲相去聲

殺戶教反冠古  
亂反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

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

愈也

孔疏引詩廡風言鼠有形體人亦有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不

如速死無所侵害也相鼠猶有體可以人而無禮乎

朱子曰言

聖人則天之明因

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

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

孔疏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

又祀此等之鬼者精魂所歸藏不知其所神者引物神教民嚴上

鬼者精魂所歸藏不知其所神者引物

而出

孔疏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祖廟

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

孔疏喪是

哀篤君親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皆有代親之感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既知嚴上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民知禮則易教孔氏穎達

曰言承天則承地可知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禮則生若禹湯也殺效也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而教民且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所從來之功一則教民嚴上之義張子曰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此屬自然而然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殺於地明

於地也如山川有大小草木有長短皆天生而見於地也列於鬼神遍於鬼神也如社有土功稷有養人之功五嶽為一方之鎮皆是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 又曰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皆布列於地上者也禮無不在天所自有  
人特節文之耳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於迹也 劉氏彝曰先王正心誠意動必如禮者欲盛厥

德以配天地承天之道也禮有定制執民兩端不敢  
太過不敢不及治人之情也人失禮則行悖於中刑  
禍之道不曰死乎得禮則動協於極安吉之道不曰  
生乎禮也者能使三才各安其位而不失其宜者也  
故天得其禮則陰陽和地得其禮則剛柔順鬼神得  
其禮則生斂時至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得其禮則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失其常苟  
無禮則性命不可得而正矣 陳氏祥道曰本於天

者禮之道殷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禮之度數禮之為道則尊  
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顯 方氏慤曰  
天地鬼神禮之所以立也喪祭八者禮之所以行也  
喪凶禮祭吉禮射御軍禮冠昏嘉禮朝聘賓禮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大體不過是五者 應氏鏞曰上數  
語明禮之功用以明人生死所由繫下四語總禮之  
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所由別禮之大原出於天

故推其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  
之列於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紊達於喪  
祭至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不通法於天地  
鬼神者理所以承天之道達於天下國家者事所以  
治人之情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吳氏澄曰  
言制禮者必根本乎天效放乎地徧取法於一切鬼  
神而達為人所通行之禮也 陳氏澠曰本於天者  
天理之節文也喪祭八者人事之儀則也 徐氏師

曾曰天秩有禮禮以承之者禮之體人情易縱禮以治之者禮之用夫禮以下又詳言之禮無過不及之差是本天之節文有上下之等是效地之高卑有變通之妙是列鬼神之變化三者理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於喪祭以篤父子達於射御以和長幼達於冠昏以明男女達於朝聘以正君臣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者也理與事二而一也

案此一節為第二段子游即禮發問而子約言禮之

始終本末以答之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餘與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游欲知禮終始所成子言欲行其禮觀其所成也杞夏后氏之後宋殷人之後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

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

孔疏熊氏云易以坤為首故先

坤後乾觀觀於二書之意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

所起因得二書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之

變通即下禮之初以下是也朱子曰徵證也蔣

氏君實曰三代聖人損益不同制作殊事皆本陰陽

之義而發之夏之所建以寅為正則尚忠尚黑之制

皆自此出也商之序易以坤為首則尚質尚白之制

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

制而能因四時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  
之觀禮所以異乎人之觀之也 應氏鏞曰上天下  
澤所以為禮而坤乾之書以坤為首有其義也 陰陽  
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以寅為首有其等也 玩坤乾  
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無不通且有卑法之意  
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不可紊且有無  
窮之象焉 沈氏煥曰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於  
坤乾觀變於夏時觀常非聖人孰能觀之 顧氏元

常曰上文言三代謹禮故此從夏殷言之下言古今禮之大意至我觀周道以後乃歎魯之本旨也

通論張子曰殷尚質故以所先見者言之乾必因坤而著故先坤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神何附著 方氏愍曰論語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此言其詳則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連山首艮位在東北之間則向乎人之時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稱曰夏

時者以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  
密藏其用合乎地之時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  
稱曰坤乾者以資生於丑地為主於下故也周易則  
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合乎天之時周用天正  
故其書以之孔子序以乾坤者以資始於子天為主  
於上故也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觀禮者易之所見者  
象禮之所形者器皿由象出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  
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周監二代故六官

備天地四時之名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達於內也四時之迹為顯故以等言辨於外也

案夏時坤乾當時必實有其書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舉二書以見其梗槩未嘗謂即此二書也馬氏謂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鄭氏非漢人乎歸藏其所親見不得執漢志而謂漢時無歸藏也至連山為劉炫偽作則北史明言之然連山之名見於周禮亦不得謂古無是書也若王石梁謂小正歸藏

何足徵禮則觀易象春秋何言周禮在魯也說詩必  
此詩不太拘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燔音煩 拌音蘖 汗音蛙  
抔音陪 賴鄭讀由 又如

字桴  
音浮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亦  
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金  
釅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

孔疏燔黍以水洮釋黍米

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搏豚脾  
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今北狄猶然汙尊鑿

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蕡讀為因聲之誤也

孔疏是

草名不可為桴因亦土類故知當作因

因塉也謂搏土為桴也土鼓築

土為鼓也

孔疏益築地以為鼓節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為匡益周代極文不須築地或曰桴

即搏拊也搏土為搏拊以手擊之

孔氏穎達曰從此以下至禮之

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此一節言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致祭神明也 方氏慤曰觀二書足以知

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

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有  
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有豚然未有刀匕也  
故捭之未能鑿木故汙尊未知用爵故杯飲鬼神幽  
而難格菲薄之禮疑不足致敬者故以猶若言之

徐氏師曾曰此下六節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  
而此以養生言之也聖人制作有鼎飪以為食尊罍  
以為飲聲樂以為節其節如此然其始燔黍捭豚而  
已汙尊杯飲而已蕡桴土鼓而已簡陋如此而其真

實無偽可交於神明況於人乎後聖得其意而制禮以飾之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通論張子曰從本言之自微者始從末言之自近者始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 陳氏祥道曰樂以中聲為本土位中央

其氣為中氣而籥之為器又以通中聲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鼙桴中聲發焉終於鼙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必本於中聲如此周官籥章中

春晝擊土鼓歛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皆有報本反始之義故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彭氏廉夫曰蕡與蒯同桴鼓槌也以蒯杖為槌而擊土鼓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飯扶晚反孰熟通首鄉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飯以稻米

上古未有火化也苴孰遣奠有火利也苴或為俎孔疏

含飯以生米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  
莫包熟肉以送尸法中古修火之利  
遣地藏謂葬北

首陰也南鄉陽也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 孔氏穎

達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

於三王時也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復令其反復

魄也天望謂望天而招魂地藏謂穴地以藏尸所以

地藏由體魄則降故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體魄

降入於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  
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言非是今時始為此  
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 方氏憲曰飯必以腥  
慮致生之不知也苴必以孰慮致死之不仁也後世  
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苴孰而已  
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而為陰故降而在下知  
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而為陽故升而在上死者  
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增其文

而不能損禮之實或異其迹而不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陳氏祥道曰體魄有滅而無存故不言下知氣感動而常在故言在上北為陰幽物之所終始故死首之南為陽明物之所相見故生鄉之 蔣氏君實曰死生異域疑若恩棄義絕而不相求乃升屋之號皋某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椁衣衾之備美賄

賄贈含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末矣故曰皆從其初徐氏師曾曰飯含也腥生也生米亦有腥氣苴包也孰熟肉此以送死言之見後世送死之禮非後聖以私意制之皆從古初人心自有之哀戚爾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櫓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

其羽皮

窟苦忽反櫓音曾則登反茹音汝衣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有宮室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

居其上也未有火化食腥也此皆上古之時 孔氏

穎達曰此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  
未有火化則惟伏羲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也營窟  
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上而為窟棗巢棗  
聚其薪以為巢 徐氏師曾曰鳥曰羽獸曰皮

通論方氏慤曰人稟陰陽而生則陽故順陽而居冬  
陽燠於下故居營窟夏陽燠於上故居棗巢

存疑孔氏穎達曰茹其毛者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

并茹其毛以助飽若漢蘿武以雪雜羊毛食之也

辨正陳氏皓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也

案此說  
勝孔氏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範通炮薄交反燔音煩亨烹

通酪音洛治

平聲養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治萬物孔疏

孰謂烹煮  
冶謂陶鑄

范金謂鑄作器用

孔疏謂為形範以鑄金器

合土謂瓦

瓴甓及甌太

孔疏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瓴

甌又明堂位云泰有虞氏

郭注壠塉也禮器云君尊瓦

之尊此等皆燒土為之

榭器之所藏也

孔疏公羊傳宣榭火

樂器藏焉爾

炮裏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

之加於火上醴酪蒸釀之也酪酢載朔亦初也亦謂

今行之然

孔氏穎達曰此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

王之事世本云燧人出火是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

神農更脩益使多以為臺榭以下皆五帝時效法上

古故曰皆從其朔 劉氏彝曰火無形而潛於木燧  
人鑽木出火然後木火始為民利金得火以鎔而金  
亦為民利土和以水鈞以木而化以火以為器而土  
為民利遂與稼穡均五行之利以養民而禮因五物  
以興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  
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陳氏祥道曰營窟櫓巢而  
易之以宮室茹毛飲血而易之以烹炙衣羽皮而易  
之以布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開端之始

謂之初繼終有始謂之朔 王氏安石曰初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也 吳氏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增巢木處以避暑饑則食鳥獸之肉寒則衣其羽皮此太樸陋不可從也下乃言中古可從之禮脩火之利總下三事范金合土一也烹炮燔炙二也治絲麻三也以養生二句結上文 董氏應賜曰宮室代上古之巢窟烹炙代上古之毛血麻絲代上古之羽皮皆脩火之利

通論蔣氏君實曰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計其後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秘其智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使變其燔捭汙杯而止於籩豆簠簋犧象山罍變其蕡桴土鼓而止於笙鏞管象控揭壠籩何病於聖故聖人視夏商以前為禮之大意使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常皆從其朔民未厭神未瀆也 黃氏震曰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蓋易取十三卦之義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

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祐

醕側眼反粢依注為齊才細反醴體嘏音古本或作嘏古雅反祐

户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

義也

孔疏今禮今世祭祀之禮醴醕犧牲之屬是饌具用古玄酒醴醕是所因於古從玄酒至先祖

以上是事以正君臣以下是義

粢讀為齊聲之誤也

孔疏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

故知誤

# 周禮五齊一曰泛齊

孔疏周禮鄭注成而淳泛泛然

# 二曰醴齊

孔疏醴猶體也成而汁淳相將

# 三曰盞齊

孔疏盞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

# 四曰緹

孔疏緹成而紅赤

# 五曰沈齊

孔疏沈成而淳沈

# 字雖異義與盞澄

# 與沈盞同物也

孔疏以周禮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盞此醴緹之間有盞周禮緹齊之下有

沈此醍齊之下有澄知之也

# 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

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祐福也

# 福之言備也

孔氏穎達曰玄酒水也以其色黑謂

之玄太古無酒以水當酒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

物故陳設室內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酸謂盎齊後世所為賤之陳列稍南近戶也其泛齊當在玄酒南醴齊北染醍謂醍齊卑之故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事酒昔酒清酒三者又卑之故陳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案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也備其鼎俎者牲煮於鑊鑊在廟門外鼎隨鑊設在鑊之西取牲體實鼎舉鼎而入設阼階下南陳俎鼎西以次載於俎案少牢云鼎入陳於東方

當序西面北上也 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  
樂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  
先祖皇熊皆謂上神天神也 正君臣下詳見祭統行  
上事得所則特受天之祐福也 方氏慈曰以室對  
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 以堂對下堂者階之  
上階者堂之下也 致於味者於道為遠寡於味者於  
道為近故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明後世  
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 周氏諱曰有

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五者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猶不足以承天所可承天者脩人事而已  
張子曰順理則承天之祜  
陸氏佃曰此猶未祭也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顥若正當此時  
吳氏澄曰此祭之初事君臣父子指尸與君也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各有其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及有所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崔氏云祭之日王袞冕入戶亦袞冕入王不迎尸尸入室樂作九變乃灌尸祭之啐之奠之為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為二獻迎牲入詔於庭王親執鑾刀啟毛告於室昭共一牢穆共一牢行朝賤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戶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祝取脾骨燎於爐詔神於室出奠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鬯而燔之為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置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

乃薦腥於尸主前謂之朝。踐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獻尸三獻也。后以玉尊酌著尊醴齊亞獻四獻也。退而合烹設饌於堂。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饌室内坐。前祝酌罇奠於饌南。取脂煠蕭合馨。鄉大合樂自此以前謂之接。祭迎尸入室舉奠罇主人拜妥尸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盥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壺尊醴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醑尸七獻也。

后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獻諸侯后以  
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醑尸八獻也王乃以瑤爵  
獻卿賓以瑤爵壺尊醴齊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  
之加爵用璧角璧散士三加天子諸侯不止三也侯  
伯無朝踐饋獻二獻止七子男無薦腥饋孰二獻醑  
尸君一獻止五此皆崔氏說今案子男饋孰以前君  
與夫人並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為五也 陳氏  
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用五齊以神事

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意也故曰惟齊酒不貳非此八尊所實則皆有貳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以二尊副之小祭以一尊副之所以致事養之用也司尊彝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盞以下也朝用醴饋用盞諸臣自酢用凡酒醴以上君所酌盞以下夫人所酌酒正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

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別然經有言  
一齊者禮器祭義夫人奠盞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  
縮酌盞齊況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粢醍在堂澄  
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此經玄酒醴粢醍澄酒  
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實八尊是也蓋二齊者  
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三  
齊者宗廟之祫祭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此人鬼而  
已其上有神元焉則五齊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天子禘始祖所自出諸侯則太祖而已天子祫羣廟主大夫士及高祖而已則時祭一齊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可類推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盞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醑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

則用四齊三酒不用泛齊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盞齊  
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  
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及三酒之  
法如祫禮四時之祭惟醴盞二齊及三酒朝踐王酌  
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盞齊后亦酌盞齊朝獻  
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盞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  
賓亦酌盞齊三酒同於祫盞三酒本以供飲尊卑有  
常不得降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同若

禘與王四時同侯伯子男禘用醴盞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盞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盞齊諸臣為賓酌盞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止盞齊朝踐君制祭夫人薦盞進孰君割牲夫人薦酒朝獻君酌盞齊酳尸再獻夫人還酌酒以終祭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卿大夫祭酌奠惟用酒也祫禘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泛醴以著尊盛之盞醍沈以壺尊盛之

凡五又各有明水之尊凡十三酒各加玄酒又六通  
斝彝盛明水黃彝盛玄酒又二故崔云大祫凡十八  
尊也其禘祭所用四齊醴盞盛以犧尊醍沈盛以象  
尊無降神之樂熊謂亦有之時祭春夏用犧尊盛醍  
齊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盞齊魯  
及二王後皆九獻與天子同 陳氏祥道曰祫備五  
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 又曰記所云君西酌犧  
象夫人東酌罍尊罍尊在阼犧象在西皆所酌而非

所設此玄酒在室至澄酒在下則所設而非所酌也  
案崔鄭皆謂祫大禘小故為等差如此其實禘追所  
自出祫不追所自出安得禘反小於祫禮不王不禘  
安得諸侯亦有祫祫大禘在夏大烝在冬安得禘祫  
並用秋冬之著尊壺尊祀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其  
所脩者夏殷天子之禮安得據周禮之五齊三酒八  
尊而謂二王後與周天子同耶但周天子諸侯祭禮  
散逸姑存其說以為餼羊之供耳陳氏謂禘大祫小

視崔鄭為優而陳者不酌酌者不陳則酌者置之何所疑正尊不酌酌者即其所貳大祭人衆酌獻亦多故必三貳小祭人寡酌獻亦少故一貳而已足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殼與其越席疏布以幂衣其漸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祝之六反又之右反孰熟通殼本或作肴戶交反越音活

幂音密又作幂同衣去聲漸音緩莫漠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

號有六一曰神號孔疏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孔疏若祖伯某三

曰祇號孔疏若土皇祇四曰牲號孔疏若牛一元大武五曰齋號

曰明粢孔疏若稷六曰幣號孔疏若幣曰量幣號者所以尊神顯物

也孔疏神號鬼號祇號以尊牲號號以顯物

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孔疏體解兩髀兩肩兩腓并脊凡七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孰其

殺謂體解而燭之孔疏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脴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比特

牲九體少牢則加脰脊代脅為十一體以湯燭之不全熟也此以下所法於中古

也越席剪蒲也冕覆尊也潔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

虛無  
寂寘

孔疏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上通於

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人之精靈上通於孔氏穎達曰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以上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又以俎盛肉進於尸前此皆用上古法以所燭骨體進於尸前下皆用中古法也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物此云君與夫人交獻則宗廟禮蓋雜陳夏殷諸侯法也朝踐用醴饋食用酸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君一獻夫人二獻君三

獻夫人四獻是交錯而獻也死者之精神已虛無寂  
寢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寢也  
因魯之失禮故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  
道所言者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  
先後 方氏憇曰上言祝嘏未見所以為號言玄酒  
醴醕未見所以為用上言犧牲鼎俎而亦未列其詳  
故此申言之而又廣及於所設所幕所衣也血以告  
幽毛以告全腥事之以神孰事之以人合古今之異

質文之變而又合君夫人之獻則陰陽之義備矣魂  
陽也魄陰也酒陽食陰腥陽孰陰氣陽味陰 馬氏

晞孟曰魄者魂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  
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其魂  
魄而合之於冥漠之中也 周氏諧曰君陽以嘉魂  
夫人陰以嘉魄合二者以定之莫定也 吳氏澄曰  
此祭之中事

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

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鉶音刑盛和羹器羹

庚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

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

孔疏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所陳

多祭末之事不云大祥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

合莫而云大祥也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

孔疏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

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少牢嘏曰

皇戶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

女孝孫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孝

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

道為善大成者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孔氏穎達曰

前薦燭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燭肉更合烹令孰擬  
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亦合  
烹之烹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  
待賓客兄弟等簠簋籩豆銅羹皆事尸所供設其籩  
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也 方氏愍曰以稻梁  
實簠以黍稷實簋以水土之品實籩豆五味之和實  
銅鼎祖禰所望於子孫莫大於孝子孫所賴於祖宗

莫大乎慈故祝嘏以是告 陸氏佃曰祥吉之先見者也上言合莫鬼事也亦哀事也此言大祥人事也亦吉事也 陳氏祥道曰飲食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犧牲酒醴鼓鐘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正君臣篤父子之倫具則教人之禮成 總論蔣氏君實曰合莫以上朝踐之節大祥以上饋食之節朝踐禮之始饋食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血毛腥燭越席疏布猶有貴於古也是曰合莫謂

本是精神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烹體籩豆祝嘏  
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由是備禮而極其祥  
善之義也方其合莫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  
誠意通及其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  
說行矣 吳氏澄曰此言祭之末事自初至中末祭  
禮大備故曰大成 徐氏師曾曰奉上世之禮物而  
不及後世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不及上世則無  
本故文質備而大成此以上言禮之得者以申謹禮

之意禮莫重於祭故特言之其所言多宗廟之祭而  
越席疏布則非廟祭之物以降上神亦不專先祖之  
靈蓋亦錯舉而互見之要其為禮之意則一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 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四百九十四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一

禮運第九之二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亂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舍音捨禘大計

反契息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衰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孔疏言魯

尚勝于餘國故韓宣子非猶失也周公其衰言子孫  
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非猶失也周公其衰言子孫  
不能奉行興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

孔氏穎達曰孔子答子游問畢乃發明所以自歎之  
意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而傷獨魯秉  
周禮庶幾可觀而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是  
可歎也郊禹郊契是夏殷天子之事祀宋乃其子孫  
常所保守勿使有失 馬氏晞孟曰郊天子外祭之  
重禘天子內祭之重非諸侯所宜有祀宋之郊禘皆

天子之事守魯非天子之事守也天子與天地參天  
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圜丘祭  
地於方澤諸侯守天子之土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  
而已天子亦祭社稷諸侯不得祭天地蓋上得以兼  
下下不得以兼上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  
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孔氏穎達曰魯合郊  
禘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王氏安

石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誅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則用郊不亦宜乎

辨正張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夫子已明言之杞宋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之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也其後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已啟其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  
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林氏  
之奇曰春秋書郊先儒無得其旨者知求小禮而昧  
於大禮也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  
止罪其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  
之大未暇及此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  
侯出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使諸侯而可郊  
禘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矣漢儒不知道

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用之啟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予謂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為幸無故而郊為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曾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蔣氏君實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郊以祖配天其義甚重魯侯國安得有郊周成

王時禮典未壞安得以賜魯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  
而魯已郊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聖  
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其義甚明注  
疏殊失聖人立言之旨 郝氏敬曰魯頌言周公之  
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故春  
秋書郊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  
牛之傷而獨於僖後數數書之耶則魯郊斷非周公

之舊夫子所以歎之

案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謂成王康王賜或曰成王或曰康王則出於傳聞附會可知此篇直指為非禮歎為周公之衰而疏反謂魯合郊禘何其蔽也魯之僭禮先儒多歸罪於成王伯禽獨蔣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為得其實但細案之有王所賜者有魯自僭者不可不辨也成王之賜以康周公惟禘祭耳而魯之禘亦與天子之禘不同天子之禘

追所自出魯之禘不追所自出故明堂位言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言祀文王於周公之廟  
魯頌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不言文王福女也若其  
郊則何與於公而曰康周公乎且周正郊以至月祈  
穀以啟蟄春秋惟言啟蟄而郊是魯未嘗大郊也祭  
社以稷配為農報也祈穀以稷配為農祈也大郊以  
稷配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也以稷配同而所  
以配之義則異魯頌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亦魯人

以後稷為遠祖而誇之非祈穀之本義也况祈穀之郊詩於僖公始言之春秋於僖公始書之其非出於成王之賜更為明著即禘禮祀公所用者詩言白牡用殷天子禮也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用夏天子樂也明堂位言殷之玉豆夏之巖俎虞之雕簋雜用三代天子器物是特比於三恪以尊公耳其餘犧象山罍玉琰筭角璧散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等則仍上公禮耳至於闢春一祭無皋應二門皆諸侯制也烏

覩所謂王禮乎子家駒謂設兩觀乘大輶舞大夏大武久僭天子蓋闕門之作煬公時亦因周廢象魏而作其後周復象魏而魯仍而不革大武原無八佾只朱干玉戚為僭耳餘皆惠僖以下為之也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惠公怒執王使則惠公之罪甚於楚之間鼎晉之請隧矣安得以為成王伯禽罪而反失出惠與僖乎鄭氏於凡周禮無考者悉以魯禮實之曰魯禮即王禮也堅執郊

服大裘不服袞之說於禮記王被袞以象天則曰此  
王魯君也趙匡釋魯禘以周禮推之曰周禘追后稷  
所自出為帝嚳魯必追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似此  
附會而成王伯禽遂為敗法亂紀之首矣商沃丁八  
年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禮成王以禘禮祀公亦猶  
行先代之道也但因此賜而僭端以開篇首稱成王  
謹於禮且有此失况不謹者哉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正義鄭氏康成曰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  
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孔氏穎達曰祝以主人  
之辭告神神以嘏福與主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  
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陳  
氏澔曰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中間禮節一遵常  
古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矣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  
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存異黃氏震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

今乃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是是謂大假此章本歎非禮先儒誤也 方氏慤曰祝君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

案鄭訓假為大乃禮夏者假也易王假之尚大也之義陳作嘏謂猶大祥二說皆可通但家語作嘉中庸嘉樂君子詩作假似陳說近之方說巧而纖黃氏闢

鄭孔尤謬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  
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孔氏穎達曰祝  
嘏皆當從古法今乃棄去不用改易古禮自為辭說  
君臣皆不知是上下俱闇也

通論方氏憲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祝嘏有常古焉  
天下所共知也若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非慈孝之  
言且不欲使人知矣 劉氏彝曰周官大祝掌六祝

六祈六辭六號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大史屬於  
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藏於宗祝巫史之家  
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矣

餘論應氏鏞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金縢  
之納匱中命祝史勿言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功  
也若當時之辭說未嘗不欲人知若私為之而私藏  
之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秘祝矣

案孔方以變易舊法為說劉以具文無實為說考家

語與上通為一節作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

史則無實而又矯舉以求媚是二義兼之

醕筭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筭古雅反  
又音嫁

正義鄭氏康成曰醕筭先王之爵惟魯與二王後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

孔氏穎達曰夏曰醕殷曰筭祭祀尸未入時祝酌奠於鉶南尸入乃舉之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時諸侯有同二王後用醕筭者是僭禮矣周氏謂曰及尸

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 劉氏彝曰天子備六代禮樂故用醕筭 蔣氏君實曰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天子奠筭諸侯奠角等級甚明諸侯用醕筭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

曹許  
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君器脅君劫脅之君也

案記文皆大夫劫脅之事注以為劫脅之君者謂其不能

正名分而啟人 劫脅之君也

孔氏穎達曰大夫以下稱家冕袞

冕弁皮弁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也  
顧氏臨曰冕有五緺冕玄冕卿大夫得服之皮弁通  
用其飾不同

通論蔣氏君實曰繁縟小物君子猶惜之弓矢鉞鉞  
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竟藏於私家此所以攘竊僭  
逆莫之能禦也 黃氏乾行曰臣而脅君其罪易見  
君而見脅寧無不善之積乎記者深罪君之見脅與  
春秋君出奔書名同義

存疑姚氏舜牧曰脅君臣脅其君也

案君之冕弁臣不敢服臣何故藏之私家若謂臣之冕弁亦藏公府則卿大夫有公事至公府服之事畢至公府脫之亦殊非禮左傳晉以黻冕命士會是卿大夫之冕弁必命乃得服之東周時世卿僭侈卿不待君命而自居之冕弁不待君命而自為之如詩所云豈曰無衣者其君直視為無可如何故曰劫脅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

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穎達曰天子

六卿諸侯三卿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衆職大

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造而不具唯公孤以上得備

造故周禮四命受器大夫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

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 陳氏澠

曰大夫樂有判縣不得如三桓舞八佾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

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

臣同國

期朞通  
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  
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輦而處是謂君臣同國無尊  
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  
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穎達曰仕於諸侯自稱曰臣  
臣者卑賤之稱仕於大夫自稱曰僕僕又賤於臣臣

有喪昏則歸其家一期之間不復役事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身著齊裳入朝是君與臣同國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亦是君與臣同國也方氏憇曰臣者對君之稱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大夫稱主左氏人有十等遞相臣而位不可不辨故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陳氏澔曰昏喪不使所以體人情也而喪尤重於昏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已之家矣卿大夫於

君為臣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僕雜居齊列是忘已之身在君之朝矣 吳氏澄曰先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昏喪之不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 黃氏乾行曰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使然罪在君也

通論張子曰魯之於陽貨豈特雜居齊齒哉且有畏逼之勢焉

案或謂禮惟君門脫齊衰觀檀弓螭固事是春秋時

於卿大夫之門且不敢以衰裳入矣豈有入朝而反以衰裳者今案其文義承上不使當是專責君之不以禮使臣謂三年之喪而使之是奪人之親而使以衰裳入朝也新有昏句只帶說鄭孔并說謂君有昏喪臣皆不歸夫君有父之喪則臣有君之喪臣之不歸居君喪也君昏於臣何與而不歸乎詩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安見大夫之不歸耶與家僕雜居齊齒亦是君使之君以是輕其臣殊不知臣與家臣無別即

君與臣無別矣所謂陞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也故曰  
君與臣同國罪君也附存之

總論徐氏師曾曰自祝嘏至此七節皆言失禮之辨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孔  
氏穎達曰將論其臣之惡先明古之制度天子子孫

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食邑於畿內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有大功德亦有采地大夫位卑不能割采地以處子孫但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而已

陳氏祥道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莫不思有以處之然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故為之大法如此若諸侯大夫之子不肖亦不可以世食大夫之子賢亦不止於食舊已也

通論應氏鏞曰制度一定則欲偏厚子孫者固無所

容其私心而侵剥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春秋時京之不度沃之盛強皆私暱為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徐氏師曾曰制度不止此舉其大而餘可知

案此節亦以起下文見天子諸侯大夫各有以處子孫則不相襲不相瀆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皆是也如此則天子自不可不以禮籍入諸侯之國諸侯非問疾弔喪自不可入諸臣之家矣

總論王氏炎曰上五節言諸侯卿大夫之失禮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之失禮大夫僭差起於諸侯之失禮也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謹壞音怪謹許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

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 創氏彝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而天子入處其廟言動必據乎禮亦不敢慢交相敬也 蔣氏君實曰天子適四方曰巡守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朝於方嶽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而可以禮籍入乎諸侯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

恤患見厚下之禮也豈可出入無名率意以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在易之履上天下澤渺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其會通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興焉不然妄動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矣徐氏師曾曰此又言失禮之弊

案天子巡守所經之國諸侯待於竟故舍其祖廟若至方嶽則居有常所不必舍其祖廟矣禮籍凡巡守

所當考正者皆是先儒專指諸侯之廟諱太拘國有  
大賢諸侯亦親就見如魯穆亟見子思宜也若齊桓  
飲酒於陳敬仲之家而將之以禮猶有古迭為賓主  
之意焉非是則斷不可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儻鬼神考制度  
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柄兵命反  
儻必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  
柄所以治事孔氏穎達曰惟失禮故致上禍敗之

事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斧斤之柄然其  
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如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  
微是明微接賓以禮曰賓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  
儕鬼神考成也廣狹丈尺以禮成之是考制度仁生  
義殺各使中禮是別仁義用禮為柄如此故治國得  
政君得安存 劉氏彝曰天下甚衆也非一人之力  
可得而治惟禮明然後可以無為於巖廊之上而四  
海莫不尊親故曰大柄尊卑嫌者以貴賤別之長少

嫌者以親疎別之先後嫌者以上下別之則人倫之道正矣著誠去偽莫善於禮正民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意慮之始則未形於言動而先定之於心矣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饗是儻鬼神也謹禮莫大於制度巡守及四方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考之也仁義之賢由之可別悖亂之失由之可除則所以治政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馬氏晞孟曰嫌者人所難別禮以別之微者人

所難明禮以明之鬼神在幽而難測禮以接之制有所裁度有所節禮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禮以別之故禮所以治政安君也

總論顧氏臨曰別嫌明微則不為僭君脅君儻鬼神則祝嘏不敢易其常古考制度若有田有國有采別仁義若適諸侯諸臣不為亂謔之類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  
疵病也 孔氏穎達曰大臣大夫以上小臣士以下  
倍倍君行私竊竊盜府庫君位已危大夫又倍小臣  
盜竊愚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上下乖離  
法教無常皆國之病 陳氏祥道曰政不正則君位  
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  
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

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重言刑肅俗敝以亂之所致多由刻核太至也夫治之為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 方氏憲曰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矣禮失其序則人不安其職故士不事刑肅而俗敝則民畏罪而離散故民弗歸俗

敝民散何以致國之肥故以疵言之

總論徐氏師曾曰自天子有由至此四節言禮之得失係國之存亡而歸重於君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光輝

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般天之

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孔疏天有運

移若星辰圍

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命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孔疏

命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之社指其神謂從地而來以教民

社土地之主也

孔疏指其神謂之社指其

形謂之地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孔疏地有五土

生物不同人君

法地亦養物不一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禴率而上至於

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禴高者重義也孔疏

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教令由山川而下者山川有

孔疏此父祖施仁義於民

草木鳥獸可作器物共國事

孔疏人君效法山川以興作其器物教令

由五祀而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

宮室制度

孔疏初造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取以為制度等級也

政

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孔氏穎達曰殷效

也上文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此乃廣言政之大經

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

之得藏身安國也身在於中政行於外人見其政不

見其身政美盛而身安靜故曰藏身左傳云禮者天

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  
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此言政之所行  
若能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使尊卑有序  
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則民  
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 方氏慈曰道德仁義  
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而聖人特寓之天地祖廟山  
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故謂之

藏身先天後地上有序次以祖廟尊卑之序次以山川内外之序次以五祀大小之序 蔣氏君實曰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倣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為之也是以命降于社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反

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于山川備物致  
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門行有守外  
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皆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  
不露蓋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  
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  
有其序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身處法  
宮而民莫與為敵也

存疑吳氏澄曰當作本於天殼于地以降命命降于

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殷地為政降下教命必原本於天效法於地取法於中鬼神因郊祭而降教命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是法地也降于祭祖廟之時是取法親親尊尊之仁義降于祭山川之時是取法山川所生之材可以興功作事降於祭五祀之時是取法戶竈中雷門行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於祭禮而有所取法是故皆出於禮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藏蔽其身之固也

案殺者散布之謂天下之理一天而已矣天無乎不在則殺之以見命者亦無乎不在乾元統天坤順承天則觀地之載物而知天之命已降於地天者萬物之祖天生人而人遞生生則觀人各有祖而知天之命已降於祖廟山川亦天所生之物而山川又各能生物則觀山川之興殖而知天之命已降於山川天之生物播於五行而五祀乃五行之功之最切於人者則觀五祀之為功於人而知天之命已降於五祀

夫祖廟山川五祀皆殼列於地之上而實皆本於天  
則聖人效天以降命即地道之承天而自仁率親自  
義率祖仁義一天命也山川生物聖人用之興作一  
天命也五祀分職聖人則之制度一天命也其所以  
為政者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人見聖人之用而不見  
聖人之所以用而聖人之藏身則已固矣 又案統  
言之則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故前止曰殼於地列  
於鬼神分言之則春秋之榮枯冬夏之盈涸其屈伸

往來在山川尤為易見故後曰山川所以儕鬼神此  
只就政上說與中庸建天地質鬼神同義後祭天于  
郊祀社于國方氏專以祭祀言吳氏增改恐非是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  
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治政之治平  
聲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並并也謂比方之也治所以樂其  
事居也孔氏穎達曰此結上政令之降鬼神則祖  
廟山川五祀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

祖禰仁義聖人處此以為政則禮得其次序興作器  
物宮室制度皆是人所樂聖王能愛玩民之所樂以  
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 方氏憇  
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聖人因其  
所存而處之不違其先後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  
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不紊其條理  
朱氏申曰參於天地以本天降命而設于地也並於  
鬼神以降於祖廟山川五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存察也 孔氏穎達曰皆人之所  
觀察 陳氏皓曰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  
參贊天地之道比擬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  
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  
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 沈氏括曰  
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此之謂處  
其所存

案此節語意與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  
玩者文之辭正同言聖人體天地鬼神之理於身然  
後有以及於民所存者體於身而藏於心所樂者誠  
於身而及於物聖人平日所居而安者莫非天地鬼  
神自然之秩序而所樂而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  
當然此其所以能參並而無不治也陳以兩其字皆  
指天地鬼神似與上藏身之固下立於無過不甚協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

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刑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熊氏安生曰天生四時地生百物父生師教四者各不能相兼惟君正身修德則兼用之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以為治政之本也 馬氏晞孟曰

天雖生時而茂對育物非君不能地雖生財而理財

正辭非君不能人雖生於父而非君則無以胥匡以  
生雖教於師而非君則無以協於大中至正故惟君  
能以正用之 沈氏括曰人君以有心擾天下天下  
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焉此之謂  
以正用 吳氏澄曰耕種收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  
桑麻之財地所生也人類繁衍父之所生修其孝弟  
忠信師之所教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  
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以為己之民其用

時用財用民一出於正 陳氏皓曰以正用之謂人

君正身修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  
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設為庠序  
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  
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  
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徐氏師曾曰天不能  
兼乎地父不能兼乎師惟聖人之身克正故能用天  
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為父教之為師用是四者以自

立於無過之地也苟不正身則四者皆廢惡能若是之無過哉

餘論孔氏穎達曰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過今君皆因其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無過差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所明人之明則君之  
則今皆如字分扶問反

正義吳氏澄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君者立身無過則德可為師而人視效之若猶視效於人則身猶有過不足以為人師矣以一人而享萬方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

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於君之德以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君君撫臨之而得自安竭脅力以服事君君任使之而得自顯者也此禮既達於下為下皆知盡其分故危難之世皆思盡節以委命安平之世亦思盡忠而以竊食為恥也 鄭氏康成曰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上下分定則人皆以死事上 方氏憲曰

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有甚於死也 蔣氏君實曰上論君人之道此別君  
臣之體 徐氏師曾曰君為所則固矣然有善當從  
有諫當聽亦未嘗不則人也君為所養固矣然已欲  
當節民勞當恤亦未嘗不養人也君為所事固矣然  
大賢當友亦未嘗不事人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明猶尊也 孔氏穎達曰在下百  
姓尊奉其君使之光顯 陳氏澔曰三明字皆讀為

則君為臣民所則效非則效人者也

案鄭讀下則字為明謂君尊人則有過陳讀上明字為則謂君不可取則於人揆之於理似皆未安書曰明哲實作則蓋君當立身無過之地必自明其明德乃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人自則之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身且多過人何則焉所謂藏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兩字皆讀如字其義自明不必改讀也愛其死求得禮也患其生恐失禮也禮者

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處治處亂莫不皆然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知音智去  
卷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因上患其不義而生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計謀曉達勇謂果決敢斷仁者好施不苟求財若詐怒貪皆不敢為之心慚止息也 張子曰禮達而分定則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去其詐用勇而勇去其怒用仁而仁去

其貪怒如子胥郤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羨於己也 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的人便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的人 蔣氏君實曰人狃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止則善端之所形反足為終身之累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不能以禮為主則將肆怒以為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暴慢遠而

怒去矣仁主於有已由盡已而至盡物仁之推也然  
貪心一形施濟莫廣聖人本禮以用仁則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仁有所廣道有所推而貪去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  
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  
三者亂之源故去之 陳氏浩曰言用人之長當去其  
所短

案禮不達分不定人皆愛生而惡死則凡可以趨利

可以避害者無不為若滅武仲之要君是知用其詐  
郤克之戰葦是勇用其怒陳氏之厚施是仁用其貪  
惟君以正用則下化之而用人之知仁勇者自去其  
詐怒與貪矣承上文而言鄭陳謂君之用人非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注作辯

今如  
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患謂見圍入 方氏愍曰諸侯為  
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為義義之為言宜也大夫

有可去之義死於宗廟則為變矣 陳氏祥道曰社  
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宗廟已之宗  
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夫之義而  
正者如之何曰死衆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變當為辨聲之誤也辨猶正也君  
衛社稷臣衛君宗廟孔疏人臣義則進不義則退不可致死於已之宗廟故知為君之宗

廟

案用其詐怒與貪則背公死黨之行成若樂盈之入

曲沃衆願為孺子死魚石之入彭城至於君臣日戰  
彼視大夫之死宗廟與君之死社稷同皆以為義為  
之而不知其非也故特以變名之見此為敗常亂禮  
之極也禮達分定則人皆知此之為變而死於公不  
死於私矣鄭氏改讀非是 又案自古政者至此言  
政之必本於天以申前先王承天之道以禮正之之  
意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耐能同辟  
婢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

者則亦有今誤矣

孔疏古能字皆作耐堪其事謂之耐後來能字乃假借鼈三足為能

是世異也此與樂記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若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是又有今誤也

意心

所無慮也

孔疏謂於無形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

辟開也

孔氏穎

達曰言聖人所以能和合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必知民之情也情即下七情

開辟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禍患而預防之然後能使天下中國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

馬氏晞孟曰言天下則兼乎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聖人之治畧遠而詳近如一家言其俗不殊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如一人言其道之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風俗雖異而趨向則一貴賤雖殊而趨善則同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孰能為之潘氏植曰衆人徇私而自蔽則雖父子猶

有豺狼焉兄弟猶有參商焉聖人深探本源萬物一  
體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  
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  
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徐氏師曾曰天  
下非一家而能以為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非一  
人而能以為一人如腹心手足然此豈私意臆度所  
能為哉蓋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先知其  
情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烏路反下同弟弟下音悌長竹丈反去舍並上聲治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極言人事見惟禮可耳 熊氏安生曰禮即三千三百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 孔氏穎達曰此申釋上文十義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疎故

長幼在後君臣處末七情不定故云治十義是事故  
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 陳氏祥  
道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皆出於  
天然者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閨門之義長  
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皆出於人為  
者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皆足以和義故謂  
之人利爭而後相奪奪而後相殺皆足以召禍故謂  
之人患 蔣氏君實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自見及乎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無恥而爭奪之患作矣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固有也義亦我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斯因義以成利惟舍義而求利乃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間而教以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朱氏申曰情惡其亂故言治義恐其壞

故言脩

通論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此欲則樂愛則好也增懼為七

案愛與欲微有別愛因物生欲自我出愛泛悅之欲則求必得之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

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度大洛反見賢遍反

舍音

捨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為重孔氏

穎達曰端謂端緒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蓋有事於心貌形於外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觀

其貌知其心也 馬氏晞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為甚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為甚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而情不外欲惡故曰心之大端 朱氏申曰心有所欲然後有喜愛心有所惡然後有怒哀懼欲惡得其正則美失其正則惡 董氏應陽曰窮之者不惟知其欲惡必知其欲惡之善惡窮其情乃知其情知其情乃能治其情

通論蔣氏君實曰人各有心自命於天而謂之性感

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焉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正其欲惡之大端致力於危微之際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凡以使內之所存不為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然後此心不離而可孚於天下矣

案自故聖人至此言知人情必以禮窮之以申前先

王治人之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一